



俄国史教程

(第四卷)

[俄]瓦·奥·克柳切夫斯基 著

商务印书馆



俄 国 史 教 程

(第 四 卷)

〔俄〕瓦·奥·克柳切夫斯基 著

张咏白 郝建恒 译
高文风 徐景南
郝建恒 徐景南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2009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国史教程. 第4卷/(俄罗斯)克柳切夫斯基著;郝建恒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ISBN 978-7-100-05654-0

I. 俄… II. ①克…②郝… III. 俄罗斯-历史-教材
IV. K5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62225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ÉGUÓSHǐ JIÀOCHÉNG

俄 国 史 教 程

(第四卷)

[俄]瓦·奥·克柳切夫斯基 著

张咏白 郝建恒 高文凤 徐景南 译

郝建恒 徐景南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5654-0

2009年6月第1版 开本850×1168 1/32

200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13½

定价:27.00元

目 录

第五十九讲	1
第六十讲	25
第六十一讲	45
第六十二讲	66
第六十三讲	87
第六十四讲	102
第六十五讲	122
第六十六讲	142
第六十七讲	167
第六十八讲	193
第六十九讲	216
第七十讲	250
第七十一讲	274
第七十二讲	297
第七十三讲	323
第七十四讲	341
注释	351
人名索引	397
地名索引	409

第五十九讲

5

彼得大帝在北方战争之前的生活——幼年时期——宫廷教师——学习——1682年事件——彼得在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村——少年军团——第二次求学——彼得道德上的成长——纳塔利娅皇后的统治——彼得的伙伴——游戏的意义——出国——回国。

幼年时期 彼得^{1*} 1672年5月30日出生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1a}。他是子女成群的沙皇阿列克谢的第十四子、沙皇第二个皇后纳塔利娅·基里洛夫娜·纳雷什金娜所生的第一个孩子。纳塔利娅皇后¹⁶来自西方派阿·谢·马特维耶夫家，其家中陈设均按欧式布置，因此，她就可能把在娘家养成的品味带进宫廷。此外，在她入宫前，国外的新奇珍宝已经快塞满皇后的居室，快塞满克里姆林宫的一些儿童室¹⁶。彼得刚开始记事，他居室里的洋玩意儿便纷然杂陈，他玩什么都会联想到外国人。其中一些洋玩具特别引起我们的兴趣：逗哄年仅两岁的彼得玩儿的有德国制造的“八音盒、小扬琴”和“大扬琴”，在他的房间里甚至还有一架绿色铜弦的“简易钢琴”。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们生动地想象到沙皇阿列克谢的宫廷社会是多么喜爱外国的东西。随着年龄的增长，彼得的儿童室里又逐渐聚积起做军事游戏的玩具。儿童室成了玩具武器库，其中有些小玩⁶具，为当时的成年人所深切关注。例如，彼得的儿童室里有相当多的莫斯科炮，我们现在还能见到许多木制火绳枪和马拉的火炮。

彼得3岁多丧父。当沙皇费奥多尔(米洛斯拉夫斯卡娅之子)

1

在位时期，彼得生母及其亲友的处境异常困难，别人则飞黄腾达，当政掌权^{1b}。沙皇阿列克谢曾两度娶妻，因此，身后留下两个宗室和外戚集团，他们彼此都想置对方于死地，毫不掩饰残酷的敌意。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战胜了纳雷什金家族，立即把他们家族中最强有力的成员马特维耶夫放逐到北方的普斯托泽尔斯克^{1r}。年轻的寡后失势，退居次要地位。

宫廷教师 人们能够不止一次地听到这样的见解，仿佛彼得不是按老规矩，而是按比其父兄更为精心制定的规矩接受教育的。对此，18 世纪上半叶的人们，在根据最新传闻讲述彼得如何读书识字时曾透露：彼得至少在 10 岁前是按比他的兄长们，甚至比他的父亲更为古板的规矩受教育长大的。这些事是一个年龄小于彼得的同时代人克列克申记下的，他曾花费 30 年的心血，不加取舍地搜集一切有关他万分推崇的改革家彼得的报导、文件、传闻和故事，写成了一部书。这部书即使不是以讲述的事实有凭有据而著称，那也是以其描绘的风俗习惯和生活图景而引人入胜^{1a}。彼得从 5 岁起就按照古俄罗斯习俗接受教育。彼得的兄长兼教父，沙皇费奥尔多多次对继母兼教母纳塔利娅太后说：“母后，教子该开始读书了。”太后请教父物色一位和蔼谦逊，精通宗教经书的教师。好像命运故意作对似的，选择教师一事是由一位过分笃信宗教古风的贵族费奥多尔·普鲁科菲耶维奇·索科夫宁办成的。索科夫宁的家，是旧教徒的庇护所，因为他们都属于分裂教派。索科夫宁的两个同胞姐姐——费奥多西娅·莫罗佐娃和阿夫多季娅·乌鲁索娃公爵夫人早在沙皇阿列克谢在位时即以殉教表示她们对古老宗教的虔诚，沙皇曾因她们冥顽不化依恋旧的信仰和大司祭阿瓦库姆^{1e}，而将她们囚禁于博罗沃耶的土牢里。后来她们的另一个兄弟阿列克谢也因参与以笃信古教为名而行反彼得之实的阴谋而被送上了断头台。索科夫宁果然向沙皇引荐了一个和蔼谦逊、乐

于行善、精通文墨的人，他叫尼基塔·莫伊谢耶维奇·佐托夫，是度支衙门(数额无法预定的税收机关)的书吏。关于佐托夫被引荐就任宫廷教师职位的故事充满了古俄罗斯单纯朴素的气息，可想而知佐托夫能教得怎样。索科夫宁向沙皇引见佐托夫时，先把他留在前厅，然后自己入内启奏。很快，皇宫里走出一个贵族，问道：“谁是尼基塔·佐托夫？”未来的宫廷教师惶恐万状，竟至迈不开脚步。那个贵族要撵他走，佐托夫要求稍待片刻，好让自己平静下来。他缓缓气，画过十字，才去朝见沙皇。沙皇赐他吻手之恩，并当着西梅翁·波洛茨基的面问了几个问题。沙皇那博学的教师称赞了佐托夫的读写能力，于是索科夫宁又引导已获恩准执教的佐托夫去见寡居的太后。太后赐见，她拉着彼得的手对佐托夫说：“我知道你一生清正，精通宗教经书，我把自己唯一的儿子托付给你了。”佐托夫热泪盈眶，吓得发抖，跪拜在太后脚前，说道：“太后在上，我实在不配接受如此瑰宝。”太后赐他吻手，命次日即开始授课。在启蒙仪式上，沙皇和牧首都莅临了。举行完水祓除仪式和祷告后，用圣水喷洒新受业的学生，祝福以后，就让教师开始教字母。佐托夫先向自己的学生深深一鞠躬，然后开始讲授，当场就得到牧首慨赠的100卢布酬金(值现在的1000多卢布)。沙皇授以贵族称号并赐宅第一座。太后则赏赐华丽的内外衣服两套以及“全套服饰”。一俟沙皇和牧首离去，佐托夫立即换装穿戴起来。克列克申在书中连彼得开始识字的日子也标明了——1677年3月12⁸日，当时，彼得还不满5周岁^{1*}。听完这一故事，你就不会说佐托夫能教自己的学生什么新学问，讲授什么“希腊和拉丁的自由”了。

学习 按科托希欣的说法，为了皇子们的教育，宫里总是从衙门的书吏中物色“沉静的和不贪杯的学识渊博之人”¹³。佐托夫是个学识渊博的、沉静的人，这一点，从我们刚才所引的故事中已得到证实；但是，据说，他并不完全符合第二个要求：他爱喝酒。后

来,彼得封他为滑稽酗酒协会的会首,公爵—教皇。研究彼得的历史学家们有时责怪佐托夫没有给予自己的学生以富有教育意义的、向上发展的影响。然而,佐托夫奉召入宫并非进行教育,而仅仅是教他读书识字,所以,很可能,他给予自己学生的古俄罗斯式的读写训练,如果不比他前任的许多宫廷教师(能读会写的人)强,也不会比他们差。自然,他是从“语文课”开始的:就是教彼得认识字母、读日课经、《圣诗选集》,甚至福音书和《信徒福音》。按古俄罗斯的教学法,凡是读过的功课,都必须背熟。所以,彼得后来能应付自如地参加唱诗班,虽然他的男中音不够浑厚,但是他朗诵和唱歌丝毫不比任何教堂诵经士逊色。人们甚至传说,他可以背诵福音书和《信徒福音》。沙皇阿列克谢曾这样学习过,他的一些较大的皇子也是这样开始学习的。然而,佐托夫的授课内容并不仅仅局限于读、写的技能。新思潮显然也影响到这位来自度支衙门的具有即兴才能的教师。佐托夫和沙皇阿列克谢的教师莫罗佐夫一样,也是采用直观教学法。小皇子好学而又机灵,闲暇时,喜欢听各种各样的故事,爱看有“印刷画”和插图的书。佐托夫将这种情况向太后禀明,太后命其给皇子读“历史书”以及宫廷藏书阁的带有插图的手稿,并向兵器馆的画师们订购若干新画册。这样,彼得就藏有一批“娱乐性画册”,其中有用金色及彩色描绘的城市、建筑物、舰船、士兵、兵器和作战场面,还有许多“带插图的历史书”和带文字的图画故事书。佐托夫把这些以最为高超的技巧绘制的画册都分散放在小皇子的各个房间里。当他发现彼得开始对课本厌倦时,就把彼得手中的书拿开,给他看画册,并进行讲解。克列克申写道,此时,佐托夫就讲起俄罗斯历史,讲他父亲的业绩,讲伊凡雷帝,一直上溯到较久远的年代——讲到季米特里·顿斯科伊、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甚至讲到弗拉基米尔·斯维亚托斯拉维奇¹⁴。后来彼得研究俄国历史的余暇虽然极少,但是他对历史的兴趣未

尝稍减,他认为历史对国民教育具有重大的意义,他曾为编写一本通俗的历史教科书而操劳。谁知道怎么会这样呢?也许,这一切说明他还记得当初佐托夫的教诲吧。真该感谢这位书吏呢!

1682年事件 彼得刚过10岁,他的初等教育就停止了,更确切地说,就中断了。沙皇费奥多尔于1682年4月27日逝世。他死后,人所共知的激烈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立彼得为沙皇(越过他的兄长伊凡)、索菲娅公主和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的阴谋以及同年5月由此而引起的可怖的射击军叛乱、屠杀大贵族,接着,两个并存政权的成立和索菲娅被宣布为摄政者,最后还有闹哄哄的教派分裂运动,直至7月5日克里姆林宫多棱宫旧教徒狂暴行动的爆发。曾经目睹射击军叛乱时流血场面的彼得竟能在下述情况下保持坚强镇定,实在令人惊讶:据说,彼得挨着母亲站在正门台阶上,眼看着射击军用长矛挑起马特维耶夫及其追随者,居然面无惧色。但是,1682年5月的惨剧,毕竟在他的记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1*}。他²在这些事件中所理解的东西超出了他的年龄。一年之后,11岁的彼得在外国使节看来,已长得像个16岁的少年。古罗斯国在彼得眼前矗立起来,展示出她世世代代的劳作情景和成果。往日门禁森严,擅入者有杀头、刑讯之虞的克里姆林宫此时变成了一座巨大的杂物仓库,丧尽天良的射击军横冲直撞,到处搜捕纳雷什金家族成员,尔后又发展到在整个莫斯科肆意横行,把从富有的大贵族和商人家中搜括来的财物挥霍一空。其时神职10
人员却保持缄默,为叛乱分子壮胆,为并存的两个政权祝福。大贵族和贵族们四处躲藏,只有大贵族家的奴仆出面维持被践踏了的秩序。射击军用给他们自由的诺言加以引诱、捣毁农奴事务衙门、撕碎农奴的债契以及其他契约并抛撒在广场上,但农奴们并不领情。他们迫使叛乱者安静下来,威胁说:“会在广场上砍你们头的,你们造反是想找死啊?俄罗斯地方大着呢,你们根本控制不了。”

当时,在这个大贵族的首都里,奴仆的人数比射击军还多一倍,只等主人发个信号,他们就会去平定叛乱,但是没有等来这样的信号。对于这支当时可以算作国家秩序支柱的社会力量,彼得在能够思考如何绕开他们代之以其他力量之前,就弃置不顾了。从这时开始,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就使他感到厌恶,所以它的命运就注定要像一座老爷的庄园那样连同其中的豪华宫殿、古董珍玩一起被遗弃。同时被遗弃的还有在此度过一生的公主们,彼得的姑母和姐妹,有两个米哈伊洛夫娜和7个阿列克谢耶夫娜,还有她们的数百名歌手、神职人员和“形形色色的高级官员”²。

彼得在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村 1682年^{3*}事件把寡后从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彻底驱逐出去,迫使她幽居在沙皇阿列克谢喜爱的位于莫斯科近郊的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村。该村注定成为沙皇的一个临时行宫,一个前往彼得堡的中途驿舍。按彼得同时代的鲍·伊·库拉金公爵的说法,不准参与任何政务的寡后及其儿子住在这里,“依靠索菲娅公主的恩赐过活。”他们的日子很清苦,不得不暗中接受圣三一修道院的牧首和罗斯托夫的都主教的资助^{3a}。失宠的沙皇彼得被姐姐策划的阴谋排挤出宫廷,在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村的广阔天地里成长起来了。时势使他过早地处于无人照看的境地:他从10岁起就由书房直接迁到郊外。不难想象,对于他这样的孩子来说,母亲的房间里哪有什么引人入胜的东西!在自己周围他看到的都是忧郁的脸庞,失势的朝臣,听到的都

11 是关于人世间的虚伪与险恶、关于异母姐姐及其谋臣们的那些充满痛苦或愤恨的谈话。一个生龙活虎的孩子在这里所感受的寂寞可以想见,难耐的寂寞终于使他从母亲的房间逃到户外,逃入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村的树林中。1683年起,他独出心裁地开始了一种持久不懈的游戏——他为自己组织的,也是他进行自我教育的游戏。他玩的正是全世界所有善于观察的孩子们所玩的,是成年

人所思索和谈论的游戏。同时代人认为，早在幼年时代彼得就有喜爱军事的天赋。他的气质助长了这种爱好，并使它变成了狂热。周围的人对于外国体制的军队的谈论，可能还有佐托夫关于父辈进行的战争的故事，随着岁月的推移，赋予他年少时所做的游戏以明确的目标，而骚乱的 1682 年的深刻印象，则触发了他的自我保全的意识和为自己所受的屈辱复仇的感情。射击军使索菲娅公主非法掌握了政权，因此，他必须组建自己的军队，以防范独断专行的姐姐的算计。据宫廷留存的记载，即使看不到彼得在这些年月里是怎么一步步走过来的，也能看到他所作的努力。从记载中我们发现，他的游戏如何年复一年地发展起来和复杂化，形式不断翻新，涉及的军事领域越来越广泛。有人不断从克里姆林宫的兵器馆给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的彼得弄来形形色色的玩意儿，主要是武器。从他的房间里一会儿拿出一支不响的火绳枪，一会儿拿出一个破鼓去修理。彼得从克里姆林宫拿出救世主画像的同时，还拿了附有阿拉伯人雕像的座钟，德国造的有膛线的小卡宾枪，又经常索取铅弹、火药、军旗、月牙斧、手枪，克里姆林的宫廷武库逐渐迁移到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村的房间中。彼得在家待不住，总是到处活动，时而去沃罗比耶沃村，时而去科洛缅斯科耶村，一会儿到圣三一修道院，一会儿又到萨瓦·斯托罗热夫斯基家。他在一些修道院和莫斯科近郊的皇村之间来回奔走，而在这些活动中，总是携带着武器弹药，有时竟达好几车之多。我们在观察彼得在这些年的活动时，知道了他和谁交往、身边都是哪些人、他玩的什么游戏，不清楚的只是他是否读书，是否继续学习功课。1688 年，彼得从兵器馆拿走了一个卡尔梅克马鞍和一个“大地球仪^①”。他为 12

① 彼得的字母拼写时常有误，他把地球仪 глобус 拼作 глебос；他还常常用外文拼写俄语词，有时语法也有错误，译时一般按正确词义处理，不再一一注明。——译者

什么需要这个地球仪，不得而知，这可能是一件拿来好好研究的东西，只是摆弄得不太得法，所以很快就被送往钟表匠那里去修理了。随后，人们给他送来一本什么“射击书”，同时，还送来一只逗乐的猴子^{3*}。

少年军团 彼得^{4*}一面从克里姆林宫的储藏库里拿来游戏需要的东西，一面在自己身边聚集起一群游戏伙伴。他手头拥有足够的人员供他选用。根据惯例，当莫斯科的皇子年满 5 岁时，就从宫廷显贵中选派身强力壮的同龄人去给他当奴仆，当侍膳和侍寝，这些人就成了他的“近侍”。先前的沙皇都过着阔绰的生活，有众多人员操持家务。宫廷为嗜好养鹰的沙皇阿列克谢喂养了 3 千多只鹰、隼以及其他猎鸟，而为了捕获和喂养它们，需要 10 万多窝鸽子，为了捕获、驯服、管理这些禽鸟，又需 200 多名鹰隼驯养人在“鹰猎署”供职。在御马厩中养有 4 万多匹马，派去照看的人员有官吏、世袭管家、御马馆、内侍、放牧人以及各种手艺人共 6 百余人。这些人大多出身“名门望族”，而不是普通百姓，他们每年领受俸禄和文官服饰，并被赐予世袭领地和封邑，“吃沙皇的，喝沙皇的”。沙皇阿列克谢去世后，这些机构的事情就不多了，甚至无事可做了，因为病弱的费奥多尔沙皇和伊凡皇子很少出宫，公主们无处可去，而且随便外出也不体面。彼得根本不能忍受猎鹰活动，而是爱好徒步奔跑或者不拘礼节地碰到什么就骑乘什么出游。对于这群游手好闲的宫廷人员，彼得也分配一些比较重要的工作。他开始从青年近侍和御马馆中物色人员，以后又从鹰、隼驯养人中挑选人员为其服役，将其编成两个连，用贵族和别的官员中的猎手或大贵族的农奴中的猎手所使用的器具装备起来，渐渐又发展成两

¹³ 个营，每营 300 人。他们被命名为“少年军团”^{4a}。不要误以为这是些闹着玩供消遣的士兵。沙皇玩军事游戏，他的游戏伙伴就为他服役。他们和真正的军役人员一样领受俸禄。少年兵的称号成

了一种特殊的官衔。在一份呈文中我们读到：“我谨拜受圣明皇上所赐官职——少年马信”^{4*}。少年军团⁵是按官方的办公程序组成的。例如，1686年御马司曾奉谕向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村的彼得派去7名御马信，编为少年炮手。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缅希科夫也很早就参加了少年军团。他是一名御马信之子，据鲍·库拉金公爵称，子“其出身极为微贱，甚至低于小贵族”。然而，后来一些显贵的年轻人也开始参加进来了，如1687年，伊·伊·布图尔林和米·米·戈利岑公爵就带领一群御马信前往参加。据宫廷文献记载，戈利岑由于年龄尚小而参加了“鼓手训练”，后来他官至元帅⁵。于是^{6*}，在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村，彼得就没完没了地忙于这些游戏了。他建立了游乐园以及管理这支队伍的游戏管理所和游戏马厩，从御马司取来挽具供自己的炮队使用。总而言之，“少年军团”已拥有一整套机构，有特别的编制、预算，有“游戏专款”^{6a}。在做军事游戏时，彼得本人愿意当个真正的士兵，并要求游戏的参加者也当真正的士兵。他让大家穿上深绿色的军服，他提供了全副士兵装备，从自己的近侍中（全部来自名门望族）任命校官、尉官、士官。于是在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的小树林中，几乎天天进行严格的军事操练。与此同时，彼得本人也从鼓手开始，逐级担任所有的军职^{6b}。为了训练士兵包围和袭击堡垒，在亚乌河上构筑了一座“正规的游戏要塞”普廖斯堡，然后对它用白炮和一切围城技术加以攻击。在技术要求甚高的这一切军事操练中，彼得仅靠一点粗浅的知识是难以应付的^{6*}。在⁷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附近，早就出现了一个诱人的独特小天地。莫斯科国家的掌权者们正从克里姆林宫对它侧目而视。这个小天地就是外侨区。沙皇阿列克谢在位时，这里专供军人居住，因为当时从国外招聘了两位将军、上百名上校和无数军官来担任按外国建制组成的俄国军队的指挥官，彼得就向他们求教自己想不出的新的游戏方法和高

超的军事技能。1684年,有个外国行家佐梅尔为他表演了榴弹射击,这就成了他后来喜爱的游戏⁷。外籍军官⁸也被吸收到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来组织少年队伍。至少在17世纪90年代初期,当少年营发展成为两个正规团,分驻于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村和谢苗诺夫斯科耶村,并以村名为两个团命名的时候,所有的上校、少校、上尉几乎都是外国人,只有中士是俄罗斯人。但是两个团的总司令官仍然是俄罗斯人阿夫塔蒙·戈洛温。正如彼得的连襟、谢苗诺夫斯科耶团的成员、上面曾提过的库拉金公爵所说的,此人“极其愚蠢,但却熟悉士兵的操练”⁸。

第二次求学 彼得⁹酷爱异邦的新奇事物,所以进行了从前王子们所未曾有过的第二次求学。据彼得自己讲,1687年雅·费·多尔戈鲁基公爵奉派出任驻法国大使时,和彼得说起,他曾有过一架仪器“无需到达某地即可用以测出离该地的距离”,可惜已经丢失了。彼得请公爵替他在法国寻购一架这样的仪器,多尔戈鲁基果然在翌年带给他一个星盘。彼得不懂怎样使用,当然首先就求助于一个万事通的外国“博士”。那人说他也不懂,但答应代找一个行家。彼得“满心欢喜地”吩咐他去找这样的人,博士很快就找来一个荷兰人季梅尔曼⁹。彼得在他的指导下¹⁰，“兴致勃勃地”开始学习算术、几何、炮兵学和筑城学。今天我们还能看到保留下来的彼得的学習笔记本,里面有他的演算题和亲笔的题解。从这些笔记本里,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他所受的识字教育有多糟:拼
15 写错误很多,不遵守当时的正字法,字写得很费劲,该分开的词不分开,按照发音写单词,在两个辅音之间不时加上硬音符号ъ,如: всегда, съгърелять, възяфь^①。他对于他不懂的算术术语根本不细听:如加法(additio)他不是写成 адидное,就是写成 водиция。

① 这三个词应为 всегда, стрелять, взять。——译者

而教师本人呢,也并非高明的数学家;从笔记本里我们看见他所演算的习题以及一些乘法题多次出错¹⁰。然而^{11*},正是这些笔记本使我们看到彼得学习算术和军事科学达到了何等热切的程度^{11a}。他很快就学完了算术、几何、炮兵学和筑城学,掌握了星盘的用法,研究了堡垒的构造,学会了计算炮弹的飞行速度。彼得在伊兹梅洛沃村参观祖父尼基培·伊万诺维奇·罗曼诺夫遗留下的仓库时,就是和这个季梅尔曼一起找到了一条已经破损的英国小船^{11b}。据彼得本人说,这条小船就成了日后俄罗斯舰队的鼻祖,激发了他的航海热情,促使他先是在佩列亚斯拉夫湖,后来在阿尔汉格尔斯克附近组建了一支小舰队^{11*}。但是,这个光荣的“俄罗斯舰队的先祖”,还有一些不知名的旁系亲戚,彼得认为没有加以记述的必要。早在1687年,¹²即彼得找到那条英国小船的一年或一年多以前,他就从武器库里弄来一些“小型船只”,这是他父亲的老式舰船模型,可能是在奥卡河上建造“鹰号”时遗留下来的。根据宫廷文献记载,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在1686年,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村就建造过游戏船只。我们记得,沙皇阿列克谢的政府曾为筹建一支舰队而忙碌过一阵。可见对于彼得来说,造船乃是继承下来的传统¹²。

彼得道德上的成长 上述^{13*}有关彼得幼年和少年时期的一些特征,使我们有可能回顾一下他精神上成长的早年岁月。10岁之前,他所接受的纯属古俄罗斯教会文化。但这种学习,却是在解惑和授业中进行的,根本没有古俄罗斯教会的性质。从10岁起,给他留下深深刺激的流血事件把他推出了克里姆林宫,使他脱离了古俄罗斯生活的常规,使他把旧的生活习惯和最痛苦的回忆及恶感联系在一起,过早地使他独自和军事玩具以及佐托夫的画册作伴^{13a}。他过去在克里姆林宫自己的儿童室里玩,现在却转移到了户外,转移到了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村的小树林中去玩,而且不再

是玩洋娃娃,而是真人真枪地玩起来,没有计划,没人指导,周围只是些近侍和马倌。就这样一直延续到 17 岁。他摆脱了克里姆林宫的种种观念,或者更确切地说,摆脱了克里姆林宫的宫廷习俗和传统,而这些东西原先构成了旧俄沙皇的政治世界观及其治国本领,可以取而代之的新东西却没有出现,因为新东西无处可取,也无从研究。以佐托夫的教鞭开始的教育由于局势的变化而过早地中断了,后来教育虽然恢复了,但是已经遵循不同的准则,并且改变了方向。彼得的兄长们经历的,先是由书吏教他们教会文化,再由教育者向他们介绍一些超出莫斯科一般人眼界的政治和道德观念,并且还能谈谈平民权利、统治方法、君主以及他对臣民的义务。彼得却没有遇上过这么一位教师。对他来说,西梅翁·波洛茨基或勒季谢夫的角色,是由一位荷兰匠人充当的,他教彼得数学和军事科学,其教学技巧和熟练程度并不亚于佐托夫,只是内容不同而已¹³⁶。先前,在佐托夫的教导下主要是背诵,现在则还要忙于眼到、手到,培养技能和能力,不过,仍和先前一样无须用心用脑^{13b}。彼得的观念和志趣只朝着极端单一的方向发展。他的全部政治思想都贯注于和姐姐以及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的斗争,他所具有的平民感情都出自他对神职人员、大贵族、射击军、分裂派的仇恨和憎恶。在他的头脑中,兵士、大炮、堡垒、舰船占据了人、政治机构、人民苦难、市民关系的位置^{13*}。每一个善于独立思考的人必不可少的关于社会和社会义务的概念范畴以及公民伦理在彼得的精神世界里很长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是一片空白。他在真正意识到自己能对社会有何作为之前,并没有考虑过社会这个问题。

17 **纳塔利娅皇后的统治** 其时^{14*},索菲娅公主及其新宠沙克洛维特再次企图鼓动射击军反对弟弟和继母。1689 年 8 月的一个深夜,突然被惊醒的彼得扔下母亲和怀孕的妻子,骑上快马奔进树林,转往圣三一修道院。这几乎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受到极

度惊吓的经历，这也说明他已习惯于随时防备他姐姐的恐怖行动。这次阴谋未能得逞。使国外感到惊讶可笑而国内（除普列奥布拉斯科耶村外）却人人满意的三权鼎立的局面结束了。彼得在致其兄伊凡的信中称之为“第三个可耻人物”的索菲娅，被幽禁在修道院中。沙皇伊凡仍然是个形式上的沙皇，一个不说话的配角，彼得则继续玩他的游戏。政权从索菲娅手中转入其继母手中。然而，按库拉金公爵的评价，纳塔利娅皇后“治理无方、智力不足”。统治大权由她的心腹分掌，其中最优秀的人物，曾经机智地和索菲娅公主进行最后一次较量的鲍·阿·戈利岑公爵，是位聪明的、有教养的人，能讲拉丁语，就是“饮酒无度”，因此，在他治理喀山宫廷时挥霍无度，致使伏尔加河流域呈现一片衰败景象。至于纳塔利娅皇后的另外两个宠臣，一个是她的兄弟列夫·纳雷什金，另一个是两位沙皇的祖母的娘家人吉洪·斯特列什涅夫。同时代人库拉金评论说，前者是个浅薄无比的酒鬼，性情乖张，办事“不从理智出发，全凭其情绪而定”；而后者也是浅薄之人，但他圆滑而凶狠，是个“宫廷阴谋家”。就是这样一些人在进行“无法无天的统治”，欺压百姓，审判不公，他们开始“大肆受贿和盗窃国库”。他们把大贵族杜马玩弄于股掌之上。一些最显要的大贵族现在“毫无领导权，无论在议院里或是政权机构中都只不过是些旁观者”。这些显贵望族，尤其是公爵之家地位衰落，他们竟在纳雷什金家族、斯特列什涅夫家族一些“低贱无比、穷酸不堪的小贵族老爷”面前卑躬屈膝，出身名门望族的库拉金公爵对此深感激愤。彼得的婚娶，又使30多个洛普欣家族的男男女女跨进宫廷，他们在这里遭到普遍的憎恨。他们之中为首的人物都是官场老手，是些“心肠恶毒、一毛不拔的讼棍，智力极端低下的人”^{14a}。这样的统治集团，倒和莫斯科社会上那些丑闻迭出的官吏、公职人员非常协调。当年莫斯科政务的密切观察者和参与者、御前大臣热利亚布日斯基的“纪事”